

正楊卷之三

汝南陳耀文臨伯甫

雲岳屏風

漢鄭弘第五倫故吏同為太尉司空每朝見弘曲弘

自卑明帝聞知乃賜雲岳屏風分隔其間雲岳屏風也

謝承後漢書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

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早上問知其故遂

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

此謂雲岳復為之註何也

梁劉孝威答晉紀亮所隔惟珍雲母

陳弘周... 見重雲身... 珍

趙李

阮籍詠懷詩西遊咸陽而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為  
趙飛燕李夫人對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  
其誰何也不詳詩意咸陽趙李謂游俠近幸之傳漢  
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者  
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  
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  
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乃知  
讀書不詳考深思雖如延年之博學會孟之精覽亦

不免失之况下此者耶

詩話補遺云阮籍詩西游云云經過顏延年注趙飛

燕李夫人非也按漢書乃成帝時趙李李欽延之之

博尚有此誤馮少洲詩紀並載

谷永傳成帝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趙

李從微賤尊寵皆皇太后與諸舅戚夜所常憂至

親難數言故推永等因天變切諫永疏云掖庭獄

大為亂阱滅絕人命主為趙李義怨

班婕妤傳自為嘉後上稍降於內寵使侍進侍者

李平平得幸立為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

趙李之始末也  
趙李始末也  
趙李始末也  
趙李始末也  
趙李始末也  
趙李始末也  
趙李始末也  
趙李始末也  
趙李始末也  
趙李始末也

叙傳成帝自大將軍王鳳薨後當早入侯表放  
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與執事入侍  
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  
笑大噓

提此則子所引者正趙飛燕也且小臣趙李句  
俱差何用笑延之乎

何並傳並自隴西太守徙涇川太守陽翟輕俠趙  
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

持吏長短從橫郡中聞並至皆亡去並下車敕曰  
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吏後得趙  
李他郡持頭還並縣之

謝靈運景隆法師誄云生自豪華家麻令帛加  
巧乘騎解絲竹誄絕響於康衢弄絃管於華肆者  
非徒經旬涉朔彌歷年稔而已誄趙李之咸陽秦  
鄭之臨邛矣

又云生以意恭意管生理孰是歡慰  
提此趙李與程鄭並言則非陽翟可殺之趙李也  
王元美云嵇叔夜詩西游云經通法謂李夫人

趙飛燕大誤或云趙飛燕李平皆成帝所幸婕妤然不應與婕妤游從班史谷永傳又為趙李報德復怨注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楊用修又言即趙季李款然二人皆陽翟大俠為何並所殺未審孰是

玉樹

左思三都賦序譏楊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誤矣楊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眾寶為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

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殖玉樹珊瑚為枝

碧玉為葉壁馬犀言作馬及犀為壁飾也

此已見選注似無煩贅辭為也

王褒雲陽宮記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為玉槐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耆舊相傳咸以此樹即楊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者也三輔黃圖亦載

國史纂異云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玉人謂之玉樹楊子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后左思以雄為假玳旌蓋未詳也隋唐書長安記亦載

月窟日域

楊子雲長楊賦西壓月窟古窟東震日域服虔注以

爲月所生恐非李太白詩天馬來出月氏窟月窟即指月氏之國日域指日逐單于也蓋借日月以形容威服四夷之遠耳太白妙得其解矣月氏一作氏又作月支唐人僑置羈縻曰氏州氏音支樂府有氏州第一氏州第二即此地也併附著之

顏延年詩月窟來賓日際奉土注窟窟也陶弘景水仙賦東卷長桑日窟西幹龍築月阿南齊禮志月域來賓日際奉土隋樂志北齊皇夏詞月軌咸梯岫日域盡浮川唐祭神樂章云包含日域牢籠月窟

據此則月窟自明李白天馬歌天馬來出月氏窟背爲虎文龍翼骨非用此月窟也又云日逐單于單于豈居東方耶王僧孺與何遜書腦日逐隨月

氏

金虎

甘石星經云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之精太白入大鼎金虎相薄主有兵亂文選張平子賦始於宮隣卒於金虎注不知引此而謬自爲說

薛綜曰金虎西方白虎神王金金白也善言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官隣金虎

宮隣金虎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為隣貧末  
之德堅若金讒謗之言惡如虎也

觀註薛已註在前矣豈善不知而謬自為說耶

李業傳引語

穀弩射市薄命先死

後獨行傳王莽命劉咸強召李業業乃載病詣門

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如穀弩射市薄命者

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託疾乎

此云引語誤

古諺古語載籍通引

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

後逸民傳陳留老父見張升與友人班草而言相

抱而泣趨而過之植杖太息言曰二丈夫何泣之

悲也夫龍不隱鱗云云安所雖泣何及乎

未嘗云諺及古語也

天祿渴馬 亂林伐山

漢靈帝脩南宮鑄天祿蝦蟆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

鳥灑路

天祿即大蝦蟆伯樂之子按圖索駿以蝦蟆為馬即

天祿也天祿之形漢人多刻石肖之於其古詩所謂

天祿辟邪厭毒也

又云一角為天祿兩角為辟邪

二說互異何也

瑞應圖曰天祿者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漢書靈帝紀鑄黃鍾四天祿蝦蟆注天祿獸也今南陽縣有宗資墓旁有兩石獸其高八尺角而麟分鼠曳尾過壯犬左曰天祿右曰辟邪字皆刻膊上漢有天祿閣亦因此獸立名伯樂子執馬經畫樣求馬蓋尹神童戲語也見朝野僉載乃即謂蝦蟆為天祿何哉

管輅

弘明集知察舞鷄爻分封蟻 下句管輅事

梁湘東王簡文帝法寶聯璧序云我儲君崇邁宣尼道高啓筮之作聲超姬發寧假卜蘭之頌知

云

異苑云魏武時南方獻山鷄操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倉舒取大鏡着其前鷄見形而舞不止遂之

死

東觀記云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六月上以易林占之繇曰蟻封穴居大

土以問

蹇良下坎上山出雲為雨蟻穴  
此正引二王事曰管輅事誤

劉表善書

董北苑云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  
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即劉表也表初在黨  
人中俊厨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  
表集今雖不可見觀三國志注載其與表尚兄弟書  
其筆力豈減崔蔡耶則翰札之工又其餘事耳

書斷云劉德升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之世以造行  
書擅名既以草勑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  
胡昭鍾繇並師其法世謂鍾繇善行押書是也而  
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也  
今以德升為景升大誤

甄字音

吳書孫堅入洛屯軍城南甄宮井上且有五色氣人  
入井探得傳國璽以甄與已名音叶以為受命之符  
則三國以前未有音為之人切者也孫權即位尊堅  
為帝江左諸儒為吳諱故改音真後秦書符堅附錄揚堅皆其音  
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平堅是城南  
甄宮井上且有五色氣舉軍驚

甄取汲堅令

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  
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丞讓等  
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山  
陽公載記曰表術將僭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  
夫人而奪之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  
璽於閣上

此吳志所引吳書也今日吳書云  
裴松之云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  
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所謂陰懷異志豈所謂忠  
臣者也吳史欲以爲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

其果然孫皓降晉何得寶藏之而獨送六璽耶受  
命於天豈取歸命之堂匹夫懷璧其罪况斯物哉  
歷觀敘說堅何嘗以甄與已名音叶而爲受命之  
符耶

江左諸儒爲吳諱改出何典記耶  
張華女史箴云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  
經天人

茂先晉人與吳同時豈亦爲孫吳諱耶

范書光武贊光武誕命靈貺自甄沉幾先物深夏  
緯文 蔚宗豈秦人耶又豈預  
又諱耶

孫奕示兒編云甄有二音學者  
甄字在先韻

及貞韻反未嘗押此皆相承之失信耳不信目之

過也  
李德裕武宗貞容贊爰命彩續載換天真聖作物觀禎祥以臻宣光孕靈真熙載

### 水性

水性不同予於續錄詳之矣近閱太平廣記諸葛孔明時有蒲元者術鑒同歐冶風胡常為孔明鑄刀劍言蜀惟江水爽烈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鈗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或以涪水雜江水元輒能辨之管子論齊之水云其泉白清其人堅勁寡有疥癩終無病醒今之濟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和

半夏丸皆異常藥水性之分信有之矣

蒲元別傳見太平御覽刀劍部中廣記不載豈闕

本耶

水性不同如悉唐制角畔怯腐手云云與剽路史

說也別論乃譏其貪博而忘精焉惡知非有盜憎

主人抑何甚哉

### 鐘繇

魏書鍾繇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

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林所以析休祥

既稱太學又稱辟雍可證辟雍非

也明矣

魏名臣奏王朗節省奏曰夫天  
其餘則皆壇而封之矣明堂云云天所以祭時務  
揚教化此見魏志朗傳注

魏自有書魏志非魏書也云鍾繇傳誤

倉舒

曹操幼子倉舒死求邴原死女合葬史以為譏余觀  
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  
娘殤嫁死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  
無禁也

魏志云冲亡後操哀甚言則流涕為聽甄氏亡女

與合葬原傳云女早亡時倉舒亦沒操欲求合葬  
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明公  
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  
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馬以為哉操遂止  
史前後無譏辭其所合葬亦不止求原女也  
周禮媒氏禁遷葬與嫁殤者引注亦誤

莊廼廼从九

王仲宣從軍詩館宇充塵里士女滿莊廼自非聖賢  
國誰能享茲休廼音求九交之道也字從九從首為  
是又說文廼音達从九从首九達

道从九首一道為一首與道同義

道从首道

从首今人不識道字皆从首誤矣

此九上案集古本最可證今本多作

也 道非

善註曰韓詩曰肅肅兕且施於中達爾雅云六達

謂莊薛君曰道九交之道也

五臣作道音仇良曰鄜莊道皆道也

選注自明曰古本何耶韻會支尤二韻通作道

探情以華

選王仲宣詩撰時以華觀微知著本史記律書情於

其華道著明矣之語華者貌也然史記之語觀仲宣

之詩而益明仲宣之詩得李善之解而始曰觀書所

以貴乎博證也

史記律書云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明矣正義

曰妙謂微妙之性也効猶見也核研核也華道神

妙之道也言人雖有微妙之性必須程督已之情

理然後研核神妙之道乃能究其形體辨其成聲

故謂明矣

觀注情屬於讀道屬於讀若情核其華為句則不

通矣者明亦不云著明矣

仲宣贈文叔良詩既慎尔主亦

探情以華

觀者知微不云觀微知著也注  
華者貌也

吐金鳥

酉陽雜俎云魏明帝時昆明國貢辟寒鳥常吐金屑  
如粟昆明今爲雲南服裡之縣不聞此鳥其遠至夷  
徼亦不聞也段式之好張虛大之言其著酉陽雜俎  
亦似郭子橫洞真記唐人杜陽雜編全構虛誑殊無  
一實也或者遠夷多詐以金屑飼鳥以欺侮中國如  
秦蜀金牛云是乎

嗽金鳥吐金屑名避寒鳥見拾遺記北段柯古好

張虛大也今日吐金鳥避寒鳥似亦欠審利古名  
成式曰式之又誤

碧桐杯 秣林伐山

唐人碧桐杯詩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冰輪因如象  
鼻瀟灑絕青蠅

酉陽雜俎云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設  
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置硯格上  
盛酒二升以簪刺華令與柄通屈莖上輪困如象  
鼻狀喻之名爲碧筒杯歷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  
香冷勝於冰

此復引用之而不著所出何可

刺亦誤

侍中執虎子

蘇則與吉茂同隱于大白山則為侍中侍中親省起  
於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  
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按漢世有該語云仕宦  
不止車生耳謂重較也吉茂反語以戲蘇則謂不得  
坐車較車而反執虎子也則亦為韻語以於茂驅叶  
言上聲與汝為韻云

魏畧舊儀侍中親省起君故俗謂之執虎子注則  
同郡百茂者是時仕市歷縣令遷注元散見則嘲

蘇則先賜爵閔內侯進封都亭侯徵拜侍中

蘇則先賜爵閔內侯進封都亭侯徵拜侍中

六則為侍中茂為冗散可戲則無車耶注詳自則  
乃云龍語故耶誤耶抑未見原本耶南史多反語  
如東田顛童之類茂語可及重較耶

紫濛 統林伐山

慕容氏所居山名紫濛晉書讚紫濛移構玄塞分疆  
晉書載記慕容廆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  
世居北夷邑於紫濛之野號曰注人涉歸遷邑

於遼東北太康十年虜又遷於

之青山鹿以

大棘城即愷帝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

贊曰青山徒構玄塞分疆蠢茲雜種奕世彌昌角

端掩月步搖翻霜乘危蝟起怙險鳴張假竊神器

憑陵帝鄉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以野為山誤以青山為紫濠又誤

與王導書

王敦

温不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

晉明帝紀語也綱目及胡二少口註不澄其

誤而公復以為赤牘之誤矣

晉書温嶠傳三王敦表嶠為丹陽王嶠既得累

都乃奏敦逆謀請先為之備及敦搆逆加嶠中壘

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道書曰大

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奸臣以嶠為首曷生

得嶠者當自拔其舌

與王導書

陶侃

郭默殺方州可用為方州嘗宰相即用為宰相乎足

下自謂遵養母是乃遵養時賊也

晉書曰郭默矯詔殺平安將軍

陶侃上表討

默與王道書云郭默殺方州即  
乃州殺宰相  
便為宰相乎道答曰默居上流之勢知有船艦成  
資故苞含隱忍使其地一月潛農足下軍到是  
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侃  
省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  
合二事為一書誤

瓊寢玉簪 秣林伐山

劉聰以婢為后王鑒諫曰不可以汗王貴而塵瓊寢  
載記云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劉聰立為左  
后王鑒等諫云縱沉之女弟刑等  
禮猶不可塵

瓊寢汗清廟况其家如耶

今直以為婢且增王簪何也

陸抗

晉陸抗拜侍中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  
人唐鄭棻聞拜相曰鄭五作相天下無人矣二子審  
已量方其視力小任重折足覆餗而猶不知止者有  
異矣

此陸玩之言也坑三國吳人今以玩為抗誤  
尺牘清裁與王丞相書玩作琬又誤

若柯

酩酊醉貌晉山簡傳及世說皆云

蓋假借字也

又簡文帝曰劉尹若行有實理若行亦若卒也今本

一作若柯于以不貫錄

晉書作酩酊此云作若于誤

晉簡文公劉尹若柯有實理注言如若之枝柯小實

非外博而中虛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合一條歎之

膚立者若柯之反也

宋有謠曰臻蓬蓬外頭是艷裏頭空正對名柯

此世說之語注柯一作打一作作原無定

字何嘗有解豈又古本耶

宣政雜錄云宣和初北復燕山金氏次居京師者

其俗有臻蓬蓬之歌人皆喜而效之其歌曰臻蓬

蓬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正二月切不

主人翁本虜識故京城不禁然次年正月徽宗南

幸次年二月二聖北狩

此歌云花花無艷字

一本假為注語一云于義不貫已既自相矛盾矣

乃復改易成說遷就已意掩目捕雀將誰欺耶

其云偽書誤人得無自道也

小說

說者云宋人小說不及唐人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說不及漢人云晉書荀勗傳云汲郡人不准發冢得古文數百篇載楚事一段尤妙亦小說也惜不傳耳荀勗傳云汲郡冢中得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祕書

世晉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發魏王墓成云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大凡七十五篇

衛瓘傳四書體勢云太康元年汲縣盜發魏墓王塚得策書十餘篇案敬候有

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一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

恒云最為工妙為字言也乃指為小說何以傳恒傳為勗傳併誤

金谷序

世說新語謂王羲之作蘭亭記人以方金谷序羲之甚有欣色金谷序今不傳其實蘭亭之所祖也余嘗得宋人石刻一本今錄于此其辭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征虜將軍有

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

有清泉茂林

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遊晏屢遷共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鼓吹迭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周落無期故列叙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世說品藻篇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注中俱載

潘文木云凡二十人吳王在議郎閔中侯郊平武

功蕭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

今云宋人石刻豈容齋所載頭責子羽文意耶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處山有異術符堅迎之入長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證直構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為悖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黃冠遊方羽客為藥欺人假丹誤俗是其故知而移於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恠也哉

善之真妙不

傳者何限而今乃傳鬻子子華子  
者無算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  
而天寶遺事杜詩偽蘇註至名家亦為所惑且引用  
馬噫

偽書誤人

劉子玄曰郭子橫洞真記王子年拾遺記全構虛辭  
用驚愚俗卓哉子玄之見也余推其餘如一叻述真  
記殷芸小說沈約梁四公子記唐人杜陽雜編天寶  
遺事宋人雲仙散錄清異錄杜詩偽蘇註盛行於時  
殊誤學自同焉公作述錄亦誤取天寶遺事况下此  
者乎

公所引用具列如左

瑣語云水涵萬物之中精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  
太玄之中精動百物而行乎天上

子華子語也引用之而匿其名何哉

旋波移光

旋波移光越之美女與西施鄭旦同進於吳王肌香  
體輕飾以珠幌若雙鸞之在烟霧

拾遺記云越謀滅具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

脩明

即西施鄭旦之別名

以貢於吳吳處以棹垂之房貫細

珠爲簾幌云

云

吳王目之若雙鳥之在輕霧

杜陽編云元載寵姬薛瑤英仙姿玉質肌香體輕

雖旋波搖光不能逼也

所引合二事爲一想未見正本耳

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水其  
色如火波濤灌蕩而火不滅名曰陰火木玄虛海賦  
所云陰火潛然者也然李善及五臣註皆不引之  
簡芸小說云晉明帝問沐啓云沐伏久勞極不審其  
體何如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泥封記使玄龜升其

上此封堠之始

又考述異記云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

### 香雲香雨

雨未嘗有香也而李賀詩依微香雨青氣元微之  
詩雨香雲淡覺微和雲未嘗有香而盧象詩云雲氣

### 香流水

拾遺記云員嶠之山名環丘有雲石廣五百里或  
四五十或十數里駁駭如錦川扣之則片片蒼蒼  
然雲出俄而遍潤天下西有星池周千里水色隨  
四時變化有神龜出爛石之上此石常浮于水邊

方數百里其色多紅質虛似肺甕有煙香聞數百  
里煙氣升天則成香雲遍潤則成香雨  
此謂雲雨無香誤

若云偽書誤人則陰火潛然因嘗引之以病選注  
矣 子年神奇先覺非遊方誤俗者見晉藝術傳

與謝安石書

赤牘

王右軍

坐而獲逸遂其宿心比常與安石東遊山海頓養閑  
暇之餘欲與親故時共歡宴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  
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耶常依依陸賈  
班嗣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分甘帖

王羲之

諸君子孫遊觀有一味甘剖而分之以娛目前

晉書曰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汗身糝跡可謂艱矣

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違

天不祥頃東遊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

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剖而分之以娛目前

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

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

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田視地利順養閑服衣

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宴雖不能與言高詠銜  
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  
可勝言耶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  
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前人名差誤後剪截欠通諸所引證詎可憑耶

### 宗少文

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遙聞聲而相思  
也秦皇未見韓非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非則  
殺之武帝未見相如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相  
如則擯之日進前而不御也

宋書曰宗炳字少文高祖領荊州辟為主簿不起  
高祖開府辟召下書曰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免  
且潛處考槃未至側席丘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  
鴈門周續之並植操幽棲無悶巾褐可下辟召以  
禮屈之於是並辟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屢徵並  
不應元嘉二十年炳卒時年六十九  
吳越春秋范蠡既去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蠡之  
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

今日晉帝何帝耶蠡去乃為鑄金何得云聞聲耶

### 太極泉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赦詔文曰思散太極之泉以福無方之外大極之泉不知何語後閱酉陽雜俎仙藥有太極泉蓋神瀆靈漿之類也宋齊六代文人每好用僻事例如此

禮會文嘉曰禮天子靈臺為萬物獲福於無方豈招太極之清泉以與稼穡之根

酉陽雜俎仙藥有太極井泉此唐段柯古所著也南宋安得預讀其書耶既謂其虛誑又取以證者何耶

紫擿

南史義陽王昺傳六軍戎嚴應須紫擿弘明集玄光辨惑論張魯鋒帶盧循紫擿南宋晉安王子勛傳子勛初檄欲攻子紫聞其已隕即解甲下擿讀者多不知紫擿為何物按晉書職官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冠黑帽綴紫擿擿以繒為之長四尺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中官紫擿外官絳擿蓋戰裙之絡繫也今畫門神將軍有之俗曰飄帶又梁楮絹使魏元日作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即指此也

音表北史  
擿其門間

南史宋書昺及子勛本傳並無紫擿字

玄光論云張角黃符子魯戴絳盧棟紫標孫恩孤  
虛非絳帶盧循也又云道士後會舉標以防斯難  
南齊王琨傳宋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須  
應紫標左右欵營辨王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  
標在匣中不須作檢取果得焉

晉輿服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云云曰職官志  
誤

南史梁楮縉同陳伯之降魏亦非使也

稅林伐山紫標又引梁書職官志其自相矛盾  
也梁書有職官志否耶

石城樂詩話詩紀亦載

石城樂宋臧質作碧玉歌一名千金意晉孫綽作慕  
容攀牆視慕容垂作樂府皆失其名當表出之

唐書樂志云石城樂者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  
陵質嘗爲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群少年歌謠通  
暢因作此曲

樂苑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  
妾名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其二篇云碧玉小家  
女不敢攀貴德感即千金意慙無傾城色

慕容垂歌晉書載記云慕容垂本名缺尋以識記

乃去共以垂為名慕容雋僭號封垂為吳王太元  
八年自稱燕王其二章云慕容愁憤憤燒香作佛  
會願作墻裏燕高飛出墻外

以上俱樂府所載此云云誤

通志情人桃葉歌亦曰千金意不云碧玉歌也

### 梅根冶

古冶字或借作野金陵有冶城揚子江有梅根野或  
作冶字而因渚齊武帝詩昨經樊鄧役阻潮梅根冶  
探懷悵往事意滿辭不叙劉文房詩落日蕪湖色空  
山梅冶烟孟浩然水溢梅根冶烟迷楊葉洲皆以冶

### 為野也

揚州記云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茂  
弘所治也寰宇記宣州有銀冶今廢度信枯樹賦  
云北陸以楊葉為閩南陵以梅根作冶南畿志池  
州有梅根河源出九華山會於五溪支流入於江  
銅陵縣有銅官山有泉冬夏不竭可以陵缺烹鉅  
因改為銅官山嘗於此置場

### 估客樂

估客樂齊武帝之所作也其辭曰昔經樊鄧役阻潮  
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辭不叙阻潮一本作假楫

武帝作此曲令釋寶月被之管絃帝遂教乘龍舟游江中以絰越布爲帆綠絲爲帆縹綸石爲篙足篙傍者悉著麝林布作淡黃袴舞此曲用十六人云按史稱齊武帝節儉嘗自言朕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玉同價然其從流忘返之奢如此貽厥孫謀何惟乎金蓮步地也

此子詩話所載何渚不作冶耶

南史何尚之告休定省領朝送別於冶渚可云渚渚耶

浩然夜泊宣城界排律中火熾梅根治不云水溢也曰梅冶烟曰火熾梅根冶則冶中之烟冶中之火也今日野豈野燒耶

蠱冶通用

易治容誨淫太平廣記引之作蠱容誨淫左傳女惑男曰蠱國語蠱女縱欲張平子西京賦妖蠱艷夫夏姬羨聲暢于虞氏南都賦侍者蠱媚巾講詳明五臣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古冶字作蠱字可證

廣記引易見第幾卷何不明言意謂廣記繁富人難遍閱故每借之以欺人耳

海觀張天錫錫作文極敏捷而用事率出杜撰人

有質之者則高聲應之曰出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也七脩類彙公引廣記無亦天錫之故智乎西京賦良注曰蠶艷美也

南都賦注良曰蠶媚美容也並無冶字

廣成頌田開古蠶注音冶不云古字

夫一冶字也欲野則野欲蠶則蠶爲子字者不亦難乎使公冶長有知又將有用脩大橫之誦矣

瓊

瓊赤王也謝希逸雪賦林挺瓊樹世豈有赤雪耶李義山已隨江令誇瓊樹李長吉詩曰六碎碎墮瓊芳

相承誤用皆不考之過也

晉朝雜事云大康七年兩赤雪二頃唐五行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兩赤雪於京師可云無赤雪耶

選姓善云瓊赤玉也瓊樹惡誤已先言之矣

詩木瓜報之以瓊瑤報之以瓊瑤報之以瓊玖毛氏云瓊玉之美者孔安國曰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金玉也什文曰玖字書云玉黑色

錢氏曰詩言玉以瓊者多如著瓊華瓊瑤瓊瑤木瓜瓊瓊瓊瓊玖皆謂玉色之美非玉之名也

許叔重曰璵赤玉也然木瓜所謂璵者璵玉也  
亦非赤也反騷精瓊靡應劭曰瓊王之華也

張融海賦

文選載木玄虛海賦似非全文南史稱張融海賦勝  
玄虛惜今不傳北堂書抄載其畧如滿轉則日月似  
驚浪動則星河如覆信爲奇也

南齊書思光傳中具載特字句脫落難讀耳何以  
惜其不傳耶北堂書抄無海部二句見藝文類聚

劉須溪

世以劉須溪爲能賞音爲其於選詩李杜諸家皆有  
批點也予以爲須溪元不知詩其批點詩首云詩至  
文選爲一厄五言盛於建安而勃窣爲甚此言大本  
已迷矣須溪徒知尊李杜而不知選詩又李杜之所  
自出予嘗謂須溪乃開剪裁羅段鋪客人元不曾到  
蘇杭南京機坊也

前引北堂書抄惜海賦不傳公自謂開鋪客人耶  
到機坊者耶

答劉繪書

沈約赤牘

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中卽不足以偶三絕謝安  
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乃有碑無文况文憲玉冠

見彞倫儀刑宇內自非一代詞宗難或爲此約問爾  
鄙人名不入第剗訓令旨便是以札許人間命懸類  
已不覺汗之沾背也

繪請沈約爲竟陵王碑文約答書辭之後竟爲之今  
文選有此碑文當以此入補註

此沈約答樂謁書云答劉繪誤

文選有齊安陸昭王緬碑文無竟陵王碑也謂當  
入補注不知真之何所

南齊書文獻豫章王嶷也文宣竟陵王子良也以  
文宣爲文獻是又以德昇爲景昇也以獻爲憲亦

誤 子良傳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

文選有任昉竟陵王行狀又非休文也

梁武帝父子詩識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梁簡文詠  
月詩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竟成二識

南史賊臣侯景傳云簡文寒夕詩云雪花云云又  
詠月詩云飛輪云云後人以爲詩識謂無蒂者是

無弟不安臺者臺城不安輪無轍者以邵陵名繪  
空有赴援名也

此簡文詩也而謂梁武父子何耶

正楊三卷終